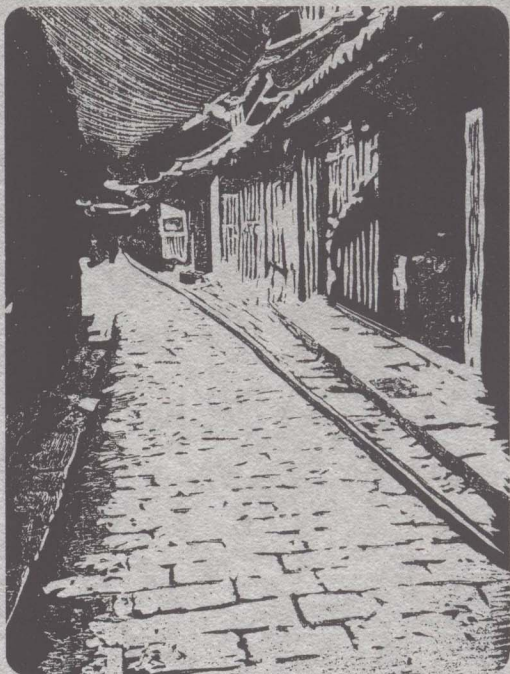


1980年代的爱情

前世的爱情构成了野夫心中隐秘的骄傲，那是整整一代人的骄傲



野夫
著

野夫

著

1980年代的爱情

前世的爱情构成了野夫心中隐秘的骄傲，那是整整一代人的骄傲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明德天学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1980 年代的爱情 / 野夫著 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 ,
2013.9

ISBN 978-7-5404-6354-0

I. ① 1… II. ① 野… III. ①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79617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畅销/长篇小说

1980 年代的爱情

作 者: 野 夫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于向勇 康 慨

策划编辑: 秦 青 郭 群

营销编辑: 孙玮婕 刘菲菲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封面设计: 吕彦秋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155 千字

印 张: 5.75

版 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6354-0

定 价: 32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代序

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

敬文东

土家人野夫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：“文革”中当过少年樵夫，“文革”后，上过一所三流大学和一所名牌大学，当过公务员，做过像模像样的警察。身为体制内前途一片光明的干部子弟，后来却被时代风暴吹打成了“牢头狱霸”。在狱中，他奇迹般地和一些狱卒结为朋友，在劳改队导演春晚，并在当年首创犯人图书室。出狱后，他为谋生而成为著名书商，兢兢业业战斗在民间出版发行的渠道。

他还干过很多职业，经历过太多江湖生涯。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，与他交往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只看出他纵酒贪杯，热情豪迈。但都不知道，野夫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

和作家——也许，这才是他被遮蔽多时的老本行和旧身位。

新世纪以来，野夫写下了一批力透纸背、光彩夺目的文章——《地主之殇》《组织后的命运》《坟灯》《江上的母亲》《生于末世运偏消》《别梦依稀咒逝川》《革命时期的浪漫》……这些文章旨在通过自己与家族中人或友朋的遭际，揭示曾经的时代是如何摧残宝贵的人性，如何在矢志不渝地蚕食中国人世代代赖以以为生的价值观念。

这是一种惹人深思、让人久久无法释怀的文字，这是一种催人泪下，却只能让读者一个人向隅而泣，并经由暗中的泪水透视惨痛历史的文字。汉语的光芒在野夫笔下得到了恢复，得到了张扬；诚实、诚恳，而又无比节制。但让人惊讶的是，即使在述说惨痛至极、压抑至极的故事，野夫的文字也无比灵动，毫无凝滞之态，有一种风行水上的感觉，顶多是飘逸、向往自由的风被故事拉拽了一下而已。

沉重和土地有关，飘逸则同天空连在一起，这是汉语当仁不让的两个极点。野夫充分展示了汉语的土地特质与天空特质，他的文字是土地与天空按照某种比例的神奇混合。中国的历史太沉重，土地特质因此始终是汉语的焦点；汉语的天空特质则必须受制于它的土地特质，汉语的天空始终是同尘世相混合的天空，是被土地震慑住的天空。

野夫深谙汉语的两极性，而汉语的两极性则为他的写

作对象提供了绝好的对称物和衍生物。听命于语言，但更应该听命于情感，尤其是情感中沉重的历史成分：野夫恢复了汉语内部最正派、最高尚的那部分品质，经由这些品质的指引，野夫拯救了一种被官僚体制蹂躏了多年的语言。

熟悉野夫传奇生涯的朋友或许都知道，完成于德国科隆的中篇小说《1980年代的爱情》，不过是对一个真实故事有限度的加工、改写和润色。诗人赵野和野夫相交甚深，他在他写野夫的散文中，曾经旁证过与此相关的那个原型。在他看来，现实中的那个女主人公，“虽然岁月沧桑，韶华已逝，眉宇间几分英气尚存”。

1980年代的青涩青年如今已到霜鬓中年；1980年代的初恋如今早已成为回忆的对象：它是那个年代过来人记忆深处的隐痛。辛波丝卡有一个非常好的诗句，无限沧桑尽在其中：“我为将新欢视为初恋向旧爱致歉。”沧桑感是时间给予有心人的馈赠品。

野夫在德国科隆访学的不眠之夜，回望遗留在祖国的青春和初恋，仿佛是在回望自己的前世。过来人都愿意承认，1980年代是奇迹，是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清纯时代，是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。那时，野夫年轻，爱情更年轻；那时，野夫纯洁，不敢亵渎神圣的爱情。在1980年代，拉手、在夕阳或月

光下散步，是爱情的万能公式。蔑视权贵和金钱，崇尚才华和艺术，则是爱情的最低标准。不像现在，一切都需要货币去定义。因此，前世的爱情构成了野夫心中隐秘的骄傲，那也是整整一代人的骄傲。他回望80年代，不知道是为了给今天疗伤，还是为了讽刺今天，或是为了给自己增添活下去的力量？

显然，野夫算不上虚构能人，他仅仅是一位非虚构叙事的大内高手。幸运的是，他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小说，在贫乏无味、缺少故事的我辈眼中，已经是结结实实的虚构。

《1980年代的爱情》之所以感人至深，很有能力挑逗读者的文学味蕾，考验读者的泪腺，仰仗的不是故事情节的复杂（故事情节一点都不复杂），而是野夫对汉语两个极点的巧妙征用：在需要天空特质的时候，他让读者的心绪飘忽起来，沉浸在对初恋的回忆之中，轻柔、感伤和对远方的思念统治了读者。在需要土地特质的时候，他让读者的心情向下沉坠，沉浸在对那段荒诞历史的思考之中，漫无边际的沉重统治了读者；野夫在小说叙事中，对天空特质和土地特质毫不间断地交错使用，按摩着读者的心绪，让他们从头至尾都处于坐过山车的状态，肾上腺素居高不下，配合着、应和着速度加快了二分之一的心跳。

对汉语两极性的重新确认和巧妙使用，是野夫迄今为止全部文学写作的最大特色，是他有别于所有其他中国作家的

奥秘之所在。也是他以区区数篇文章和少量小说，就彻底征服许多读者的秘密之所在。放眼中国，或许找不出第二个人会像野夫那样，如此看重和依靠汉语的两极性，甚至是过度开发和利用汉语的两极性。这让他的文字像书法中的魏碑，古拙、奇崛、方正、守中，从表面上看毫不现代，但无限力道却尽在其间，以至于能够寸劲杀人。

《1980年代的爱情》取得的成就溢出了小说的边界，它让读者越过故事，直抵语言的核心部位——让读者欣赏的是语言本身，而不仅仅是过于简单的故事。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钱锺书的《围城》，如果没有语言自身的狂欢、撒野和放纵，《围城》恐怕连三流言情小说都算不上。如果没有魏碑式的语言从旁压阵、助拳，作为小说的《1980年代的爱情》该会多么单薄。和《围城》一样，《1980年代的爱情》也以对语言自身的开采，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地位。

2013年5月8日 北京紫竹院

在一个类似京城的城市，午后的茶艺馆萧条而寂寥。

我坐在窗前懒洋洋的阳光下，对座的阴影中坐着一个女人——她像是我的情人或者女友，抑或其他接近暧昧的关系。她的面庞隐居在日光背后，只有性感的声音翻越了那些窗棂构成的光柱，散漫地抚摸着我的耳朵。

她的关心是那种若有若无的问句——你看上去很疲惫，也很阴郁？

我也显得无精打采——嗯，刚从老家山里回来。

她似乎有所暗示，也有些期待地说：这么正式地……约我，有什么事吗？

我欲言又止，嗫嚅着说我想拍一部电影，想请你……帮忙。

她像是听了一个不那么好笑的笑话，莞尔云：你不会也想泡明星了吧？

我苦笑道：这回，咱们正经点，别这么轻浮，好么？

她强装肃然地问：你一个开武馆的，没事拍什么电影啊？这不明摆着居心不良吗？

我有些愠怒，喝口茶忍了下去。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自己四十多年的生命，仿佛顿悟而开了天眼。我隐约看见那些曾经的日子，像电影胶片那样一格一格地回放。我的胸腔发出一种不像是我的声音，低沉，但是似乎斩钉截铁，既像是自言自语，也像是说给她听——

我想纪念20世纪——唯一一个美好的年代。那段时光留在每个过来人心底里的，是久禁复苏的浪漫人性和绝美的纯情。我们那时在初初开禁的阳光下，去学着真诚善良地相爱，去激情燃烧地争夺我们渴望的生活……最后，那一切，在成长的某个黎明，被辗为尘泥！

如今，在回望的眸中，那曾经存在过的理想和激情，像童话般虚幻而又美丽，像一轮永远无法涸干的泪痕，充满了感伤和怀旧的气息……

80年代初，山中的乡镇公路像是结绳记事的麻索，疙疙瘩瘩地蜿蜒在山谷之间。一辆三十八座的旧客车，近乎是一个浑身叮当作响的货郎，费力而又间歇着行走在那山路上。

下坡的尽头，是一棵古树，古树的后面隐约看见一些瓦脊——通常这就是一个街口，街身则埋伏在那些曲折的土坡岩石之后。

客车沿坡冲下来，很早就开始踩刹车，发出吱呀的怪叫。甚至刹车片被摩擦出黑烟，像一个打屁虫似的连滚带爬地滑下，很臭地弥漫在山路上。但它仍旧准确地停靠在

了小街头，最后停稳前一刻的晃动，把车上所有人都摇醒了。

我怀抱吉他最先下车，在路边放下吉他。同行的乡民和街头的闲散老少，都好奇地盯着这个奇怪的乐器打量。我从车后爬上车顶的货架，掀开网绳拎起行李跳下来，一脸迷惘地问路，然后迟疑地走向乡公所。沿街的皮匠铺、理发店和端着碗吃饭的大人小孩，都古怪地看着我这个形貌时尚的外乡人。

那是1982年的秋天，大学毕业的我，就这样被分配到了一个名叫公母寨的乡镇。

公母寨是鄂西利川县最偏远的的一个土家族乡镇。

镇子被铁桶般的高山围住，一条来历不明的河流，嘻嘻哈哈地迤迳在街边。临河的房屋，都是土家人典型的吊脚楼——看上去似乎一半的木楼，都被几个柱子斜撑在河面的石础上。这些老屋年久失修，次第层叠的瓦顶，俯瞰多是歪歪斜斜的，仿佛一群戴着斗笠的醉汉，依偎在一起取暖似的。感觉如果抽掉其中哪一个房子，也许整条街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地连串倒塌。

作为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第一批考上大学的应届生，毕业之后却从城里分配到这样一个穷愁潦倒的乡野，我的内心

不免郁闷至极。我看见那时的我，扛着和整个乡镇完全不和谐的行李，一副明珠暗投的负气模样，趾高气扬地找到了乡公所——这个画面令我惭愧至今。

乡公所在上街的一个老院子里，除了门口挂着几块木牌，注明了这是基层政府之外，基本看得出来这还是曾经的土司衙门。只有门口蹲着的两个傻大粗的石头狮子，缺胳膊断腿的满身伤痕，提示着这个院子的曾经威仪。

我进去打听，经人指点走向后院深处的党委办公室，给书记递上介绍信。书记先是打量了一下我那一身不合时宜的着装，然后低头看县人事局的介绍信。我略略有些局促不安地王顾左右，不知道我人生的第一位上司，要将我如何发落。

书记看完，起身很稳很重地握手，看似热情地说，欢迎欢迎，小关，你可是来我乡的第一个大学生！人事局早就给我们来电话了，说你是回乡的才子啊。

他回身对门外叫道：老田，那间招待室收拾出来没得？这是新来的宣传干事。

那个被唤作老田的老头，应声从厨房钻出来，搓着手点头哈腰地说：这就到了么？我马上去马上去。

书记略有犹豫地嘀咕了一句：早就喊你弄好的，日马又喝麻了忘了吧？

老田也不言语，急忙帮我把行李拿着，走向了后院的一

个木楼。我跟书记点点头答谢，就跟着老田来到了我的新家。

房间很小，隐隐有一点霉味，木楼板走着咯吱咯吱作响，就像是和一个哮喘病人在同居。屋里恰好放下一张床、一个桌子和一把椅子。床板上已经铺上了新收的干枯稻草，老田咕哝说刚换的，没有臭虫。他帮我把我带来的棉絮被单等铺好，推开那唯一的狭小的窗户说透透气。我听见了窗外的哗哗声，俯身过去，看见了那条唯一让我顿时感到亲近的无名河流。翡翠般的清波，蠕动在大小不一的卵石上，在阳光下波光粼粼，使生活顿现温软。

老田一看就是那种近乎木讷的老实人，浑身油腻邋遢。后来知道，他是唯一的伙夫，同时还是整个乡公所的杂役，还要负责打扫卫生和看守院落，等等。他面对我这个县里派来的后生干部，依旧有着拘谨和敬畏的表情，微笑里既有传统乡民的质朴，还有一些惶然。

他帮我收拾行李时，不小心一下子碰到了吉他的琴弦，琴声大作，他似乎被吓了一跳。他紧张不安地看着这个不明所以的响器，惶惑得有些不知所措。我那时还有着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的傻逼德行，我装模作样地说：没事，这是“给它”。老田疑惑地重复一句——给它？还是不解地苦笑。他让我先休息休息，一会儿饭好了，再来叫我。

那时的乡公所，办公室内没几个人。乡干部们几乎每天都要下乡。由于辖区在深山老林之中，面积很大，下乡的人通常一走就是几天，不是开大会，很少能见到全镇的干部。

我这个所谓的宣传干事，是一级基层党委必需的配备；实际上没有正事，就是帮领导起草各种文案和讲话报告。顺便还要负责书写横幅标语之类，拿去小街上悬挂。

书记是基层老吏，文化不高，但经验丰富。明显看得出来，他并不喜欢我这种城里来的所谓知识分子。但是，他能立马洞穿我这种城里长大的官宦子弟，是他不必得罪的对象——我既不会是他的权位竞争者，更可能很快调走，甚至未来变身成为他的领导。因此，他对我的工作安排，显得不卑不亢，不像对其他吏员那样，可以经常呵斥臭骂。

他也懒得派我下乡，知道我下去，不仅于事无补，甚至更是农民的负担。于是就叫我守办公室，或者偶尔说，小关，你先看看这几份文件，结合党报的提法，回头起草一个关于“五讲四美三热爱”的动员报告。

我通常起身接过，点头，坐下无聊地看报纸写文件，也无须格外地搭讪找话说。某次内急，我冲进乡公所那没有隔栏的公厕，发现书记正一脸愁苦地蹲在那里，白花花的屁股有些触目惊心。但我不能退出，只能也哗啦一下蹲在边上，喷薄而出。两个大男人屁股几乎挨着屁股，在那儿各自

锣鼓喧天地排泄——这情景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尴尬。

书记真是人情练达的人，为了转移视线，打破这种沉闷且臭气熏天的局面，率先关心起我的私生活——小关啊，你谈朋友没有啊？

那时，似乎恋爱这种话题，特别适合在厕所研讨。我憋红了脸嗫嚅说：谈是谈了一个同学，人家在省城，天知道能不能走到一起。

书记在艰难挤出了一截便秘之后，断续而语重心长地劝慰我——个人大事嘛，还是要依靠……组织。晚婚晚育好，计划生育很重要。你别看不起我们这个乡镇，呵呵，其实也还是有些好姑娘的，我看街上小学就有一个，可能适合你……

我一边道谢，一边赶紧屁滚尿流地起身提裤，落荒而逃。无论如何，和顶头上司如此亲密地裸裎相对，我还是不免尴尬。我甚至担心，我还未婚，他就要动员我结扎。